

吳雅暉言行錄



全

吳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先生言行錄

楊
公題



吳稚暉言行錄

全書一冊……定價一元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 印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 再版

1——3000

——版權所有——

上海廣益書局發行

1930

吳稚暉先生軼事

(一) 湯山訪碑

吳稚暉先生賦性恬逸，超軼塵網，年過六秩，精力絕人，好山水游，擅濟勝具。而譚言諧敏，每解人頤，所謂子雲言語妙天下，先生有焉。近更杖履逍遙湯山溫泉間，搜巖剔穴，造勝窮幽，樂而忘返，遂有瓶成湯山志之意。按湯山位句容江寧交界，舊名神泉鄉，以山下之溫泉得名，其播聞於世，實較北湯山爲晚，蓋不過晚近十年間而已。山水英靈，有幸不幸，今得先生表章之，人傑而地靈矣。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吳先生偕二三友人赴離湯山西十餘里之墳頭山，登巔小駐。則層巒聳翠，峭壁流青，寶華龍潭諸峯一望無際，顧而樂之。其傍並有大石碑一座，計長百六十尺，高三十尺，寬十六尺，純由人工鑿成。計面積一萬四千五百二十八方尺，以石匠每工鑿一方尺計之，須費一萬四千五百餘工。據野老言，該碑係明建文帝時所鑿，尙嫌其小，故廢置未用。確否待考。石丈人與當世名德暉映山水間，亦首都之佳話矣！

(二) 節制生育

黨國要人吳稚暉先生，固莫不知其善談諧，有東方曼倩譽者。友人狄君，與吳有殷摯，嘗爲言吳氏之節制生育談，妙語解頤，而尤具至理，因泚筆紀之，儻亦讀者所樂聞歟！

吳氏之言曰：『今之人談國事者，輒蹙額曰：中國人口太多，實則人口未嘗過多，第過貧耳。不觀乎列強方力求其民族之繁殖乎？由以知國家固永無患人口之衆多者也。我國貧甚，遂於生活上感人滿之痛苦，補救之道，富國實屬急務。致若節制生育，不過爲貧困之民衆，闢一線生路，殊非國家之福利也，然所謂節制生育者，要亦有分寸，首先當自審己身之經濟狀況，自否有育兒之力？如無餘錢足供嬰兒之費用，則固宜夫妻戒嚴，實行節制生育，以免己身嬰孩，兩受其困。如性慾衝動時，可冥想育兒之後負擔不勝，必能遏止。或先於寢室中，遍懸挺大「窮」字，及各種標語，如「兒子的衣食解決了沒有？」「兒子將吃你的肉！」等警句，則一入寢處，驚心動魄，慾念更安得而動哉！一方面當力事居積，待有的款，然後解嚴，如此之節制生育，庶乎可矣！』

(三) 梅子妙語

際此春風骀蕩中，街頭巷尾之叫賣白糖梅子者。此起彼應，喧鬧一時，每令聞者，饒涎欲滴。記者於此撚酸聲中，忽憶現與李濟深氏偕處湯山之黨國要人吳稚老，對於白糖梅子，曾有一種趣喻。稚老之言曰：『梅子色青味酸，多食損齒，若糊以白糖，則本色掩而上口亦佳；然糖易盡，糖盡仍不減其酸，仍損齒，此猶某人之居心本惡，然而彼人恐暴露其惡，人將遠而避之，或且從而鋤摘之，於是外借仁慈，用掩其惡，然後以之欺人，誰不受欺？以之利己，無往不利。此類行爲，非與白糖梅子無大差別歟？』記者曰：今人之如白糖梅子者夥矣，立身處世，可不慎哉？

(四) 渡中受窘

——大晶報——

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於五月二十七日下午，親至浦口，視察迎靈佈置，因覽江上晚景，日落始返。又因腹中飢餓，曾以二百文之代價，在碼頭購食大麵一碗，食畢，即乘澄平渡輪返南岸，時間急迫，未及至岸上購票，但連日因佈置奉安而往返下關浦口間人員，凡佩有證章者，概不購票，詎船中查票員王某，見稚老既無華貴之衣服，又無煊赫之

侍從，並一起碼之證章而亦無之，遂加質責。稚老一面告以開船時迫，不及購票之原因，一面出資補票。王某謂漏票者須倍罰其值，非三百六十文不可。時稚老身畔僅剩銅元十餘枚，不能照付，王某堅持不可，謂即抵岸亦不放行。稚老見無理可喻，遂脫長衫作押。王惡聲相向曰：『路局非當典，要汝破衣何爲？』言訖，將吳交脚夫路警，看押船上，已即他往。稚老行動不得自由，因出名刺示某脚夫。脚夫本目不識丁，因揶揄曰：名片亦能當錢耶？正糾擾間，路局某君適至，得悉前情，一面呵責脚夫路警等之有眼不識泰山，一面向吳氏鄭重道歉。少頃，渡輪當局聞訊亦至，百般乞恕，稚老一笑置之。惟要求將查票王某召來，加以訓導。至時，吳猶操滑稽口吻向之曰：『我今年虛度六十五歲，今天方遇見你這樣的二百五，以後對人，宜格外謹慎小心！』言畢上岸，時已九時三十分，吳即安步當車，返平倉巷住所。此事已轟傳都下，聞者莫不佩吳稚老之寬容大度也。

——新聞報——

(五)兩腿驢子

總理奉安迎觀兩日。中央各委員均於行列內執紼步行，凡年高體弱不能遠行者，大都

預備車輛隨後行。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先生，今年高壽六十有五，人多以爲不能遠行，因請示於先生，擬備車輛代步。吳先生笑語說者曰：『無論何種車馬，我無需也！我最喜歡我這天生的兩隻腿的驢子，隨處可以走得到，安步當車，最爲自如。』今以迎觀奉安兩日走路的成績證之，先生誠然是昂首挺胸，精神充滿，不亞他人，可謂老當益壯者矣。

吳稚暉先生書牘

例言

一、我生平最喜歡讀那「何典」式的吳稚暉文章，尤其是愛讀他老先生寫的書牘小品。因為他的文字，思想又高超，辭句又通俗，而且最能感人，甚至使讀者們涕泗交流出來的。所以我情願廢數月的光陰，把吳先生底書牘彙成一編，付諸手民，刊而行世，俾廣流傳。現在出版了，我表示十分誠意，供獻給愛讀的人們欣賞着！

一、吳先生道德文章，名重當世，為黨國的柱石，先知先覺的導師。他的年紀雖大，越顯出他「白頭少年」的矍鑠精神。看他對於清黨運動所運用的魄力，一枝禿筆勝過十萬毛瑟槍，誰能及得上他呢？

一、最近坊間出版的甚麼「吳稚暉集」，甚麼「吳氏尺牘」，感覺得「一鱗半爪」，大有未得窺「全豹」為憾！今本書蒐羅詳備，甚為難得，可以彌此缺陷了。

一、每封書信，旁註小標題，藉可知道他全信的要點，在於甚麼地方，很值得注意的！

一、本書分訂上下二集，一律分段，並採用新式標點，用助讀者的理解力。

一八八，一五，編者識。

吳稚暉先生書牘

上集目錄

覆謝國馨書——民主集權商榷·····	一
復蔡子民書——愛子習工藝·····	五
致錢玄同書——論注音字母·····	一一
答〈君書——廣韻注音字母的疑問·····	二三
覆羅國杰書——注音字母問題·····	四五
致羣報記者書——注音字母五聲問題·····	五五
與友人書——論物理世界及不可思議·····	六九
致朱謙之書——醜風雅的東方文明·····	七六
答李石岑書——講演錄序·····	八〇

與某君書——創辦農學校議……………	八七
答某君書——宗教道德與社會主義……………	九〇
再答某君書——宗教問題……………	九五
敬答胡曄書——洋八股八個疑點……………	一一四
致邵飄萍書——爲東大校長問題……………	一二九
二致邵飄萍書——爲中山先生少年時遺著……………	一三三
三致邵飄萍書——託披露致國民軍將領書……………	一三四
四致邵飄萍書——毛細的問題……………	一三五
五致邵飄萍書——所謂赤化問題……………	一四五
致國民軍將領書——論馮玉祥出山問題……………	一五四
致章士釗書——我們所請願與章先生者……………	一五九
婉告太戈爾書——太先生你做詩罷管不了人家的國家你莫談天下事……………	一七七
致太平洋記者書——雜誌界之希望……………	一八二

致甲寅雜誌記者書——人心	一八五
致戴季陶書——論做長官	一八六
答王希真書——爲郭秉文的東大校長	八八
復郭秉文書——免去校長事	九二
復穆藕初書——爲東大事也	一九四
致張仲仁書——爲東大校長事	一九七
答高一涵書上——軍閥問題	二〇一
答高一涵書下——軍閥問題	二〇七
致廉泉書——滑稽的通緝	二一六
致沈定一書——革命工作範圍擴大	二一八
答沈定一書——守國民黨的革命精神	二二三
答鄧家彥書——遺囑之真偽	二二六
致國語週刊記者書——友喪	二三七

致嚮導社記者書——李寶章軍隊託張繼事……………二四〇

致孫伏園書——恐不赤染血成之歟……………一八一

再致孫伏園書——桂石外之問題……………二四八

答王吉占並質顏旨微書——中國政治從何處下手問題之附言……………二六一

致李石曾書——爲教育總長事……………二六八

吳稚暉書牘上集目錄終

吳稚暉先生書牘上集

常熟 時希聖 彙輯

覆謝國馨書

——民主集權商榷——

奉賜書，知枉臨，失迓至歉。先生在三民導報上之大著，早已有友人見寄，循讀甚佩。先生所責之言至當，惟弟之執筆過於拉雜，且太不拘束，所以往來曲折，形似矛盾。其實舉責之處，弟已早同尊旨，自己懺及，而且弟與汪先生交誼至深，彼自粵臨滬，弟與李君石曾懇說達數晝夜，彼亦未嘗不原諒。惟形勢已成，不能迅速變更，於是弟等救目前之急，不得不狂吠醜詆，俾失其信用，庶近禍可免。否則不惟廣州慘事急成，即上海方面，亦必躍躍欲動，欲救燃眉之火，不能計及一切。明知黨之失汪先生，喪失亦大，然汪先生以近日之態度，出而當國，一方面固防腐有力，而又一方面則引禍亦大，弟亦已在報上說過。弟曾咎汪先生何以當漢口初到時，不力關特委之成，使汪先生得安於位。張靜江即言：『我等當時不爲之地，實有錯誤，然亦知今日廣州之禍，不早於南京。』此言亦非曲

解。而李先生又在報上言之矣。汪先生之反共，彼深信之，然其前後左右，足以引共。至於與親爲共黨工具，引起之禍，結果必同。故若汪先生能去海外一年，澈底考慮，欲方法必左，而又不引共，能得兩美之策，然後當國，豈非今日小挫，他日且將大成，於黨國未始無大益也。

列甯共黨之主義，可采甚多，政策亦尙有可取。（或即汪先生與先生等所稱善。）至於方法，已十有六七，皆不可取，而手段則更不善。只有背倚北冰洋，左據萬里之睽隔，右處拿破崙，喪師六十萬之形式，才能一試。然而成立十年，尙終日如戒嚴世界，若欲推行他國，或止有外蒙可成，除則西試六七國，東來中土，皆至凶終隙末，蓋可知矣！彼之惡勢力，十有八九，尙能爲流寇式之情狀，演浩劫於中國，延長三五年，此由於人心腐敗，民窮才盡，一部二十四史已演過數十百回，然弟敢斷言，彼必無成。（弟將就木，先生則必親見。）

彼爲人驅除，幸則中國一莫索里尼出，不幸則瓜分。若謂世界將由彼之法術，社會革命可成，則必無其事。弟非言帝國主義之國家，永有能瓜分我之力量，彼亦必遭自己

人民之革命，然其方式必較蘇俄改良千萬倍。現在他們亦日日革命，然當彼內憂未成之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彼之遊魂餘毒，尙足瓜分我，使我屈服，或數十年，或至百年，斷有其事也。

所以我們若能不左不右，嚴格止用中山先生主義行之，其禍可免，瓜分之禍亦愈可免。故先生高論，弟欲與商者二：

(一) 弟欲以黨權，交給武裝同志，先生罵我放狗屁，我覺若去上下文而言，自應俯首無詞。然弟乃沉痛滑稽詞，欲以愧武人耳。此條已在民國日報上，略有辨正，然此不過解先生之疑。弟意若單純的果，欲託黨權於武人，真是放狗屁，吾兩人之意，正同也。

(二) 先生所謂民主集權，與李先生所謂分治合作，弟止皆贊其精神，而不全贊其方法。言民主集權者，甘乃光先生最力，然甘先生所贊成者，乃俄國法，正即梁啓超理想之開明專制而已。與誤用了李先生之分治合作，與聯省自治相同，同有一病。

世上真正民主集權，惟有一英國，真正分治合作，惟有一美國，此皆盎格魯撒遜民族天生一民主（所謂台先生）之根性，故各由歷史演成，兩局初若相反，其實相等其